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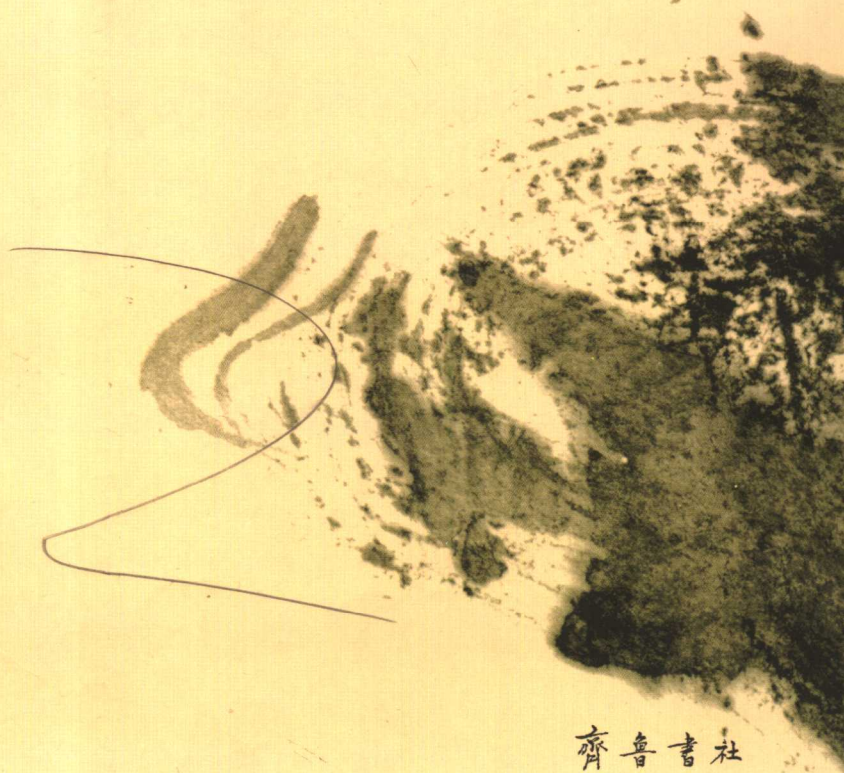


当东方与西方相遇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

DANGDONGFANGYUXIFANGXIANGYU
BIJIAOWENXUEZHUANTIYANJIU

姜智芹 著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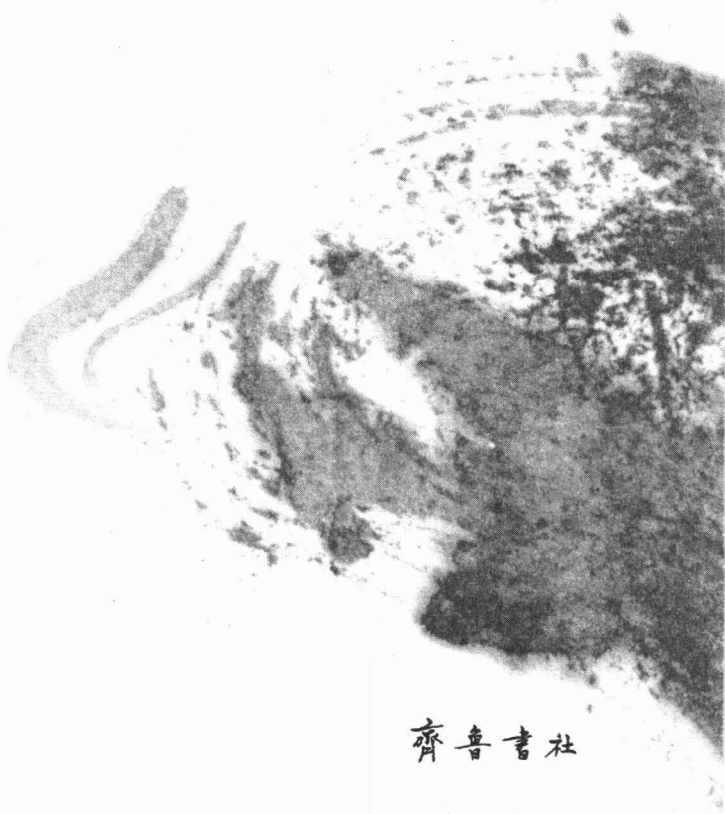
I0-03/19

2008

DANGDONGFANGYUXIFANGXIANGYU
BIJIAOWENXUEZHUANTIYANJIU

当东方与西方相遇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

| 姜智芹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姜智芹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8.3

ISBN 978-7-5333-1980-9

I. 当… II. 姜…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外国 IV. IO-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979 号

当东方与西方相遇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

姜智芹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7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77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80-9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论视野的思考：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新探索

第一章 “他者”视角与学科互涉……3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3

第二节 文学研究中的学科互涉与边界跨越……17

第三节 经典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与限定性……27

第四节 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38

第五节 中外成长小说论……49

第二部分

东西文学的碰撞：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

第二章 卡夫卡与中国文学……67

第一节 卡夫卡与中国……68

第二节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宗璞与卡夫卡……80

第三节 超验的灵魂城堡——残雪与卡夫卡……98

第四节	创造性的叛逆——余华与卡夫卡·····	137
第五节	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刘震云与卡夫卡·····	170
第三章	张炜与外国文学·····	191
第一节	矗立着的硬汉群雕——张炜与海明威·····	192
第二节	小村与小镇构筑的人类寓言世界 ——张炜与马尔克斯·····	206
第三节	相异的天空下,相似的道德律 ——张炜与托尔斯泰·····	218
第四节	吟诵大自然的双重变奏——张炜与屠格涅夫·····	229
第四章	中外青春的对话·····	248
第一节	初次涉世的震撼 ——《十八岁出门远行》与《我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 之比较·····	248
第二节	青春的出轨与并入轨道 ——《成长如蜕》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比较·····	256
第三部分		
域外的东方风景: 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作家在国外		
第五章	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273
第一节	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274
第二节	美国大众文化中华裔男性身份建构:以傅 满洲和陈查理为典型个案·····	286
第三节	传教士儿女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以赛 珍珠和亨利·卢斯为典型个案·····	297
第四节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	314
第五节	世界公民的眼光:哥尔斯密笔下的中国形象·····	326

第六章 中国新时期作家在国外……336

第一节 他者的眼光:莫言及其作品在国外……337

第二节 放达的灵魂:王蒙及其作品在国外……346

第三节 墙内开花墙外香:残雪及其作品在国外……365

后记……378

第一部分

理论视野的思考：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新探索

第一章 “他者”视角与学科互涉

比较文学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人文学科的一门显学。进入 21 世纪,比较文学围绕着传统与创新、他者与自我、边界与跨越等热点问题,在多元文化时代不断丰富其学科内涵,充分体现了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鲜明特征。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其研究领域、思维方式在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实现新的整合,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表现。我国比较文学学者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文化研究的挑战,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学科结构,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开展跨文化研究。作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分子,笔者积极追踪、了解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在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他者”视角、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涉、经典解读与诠释、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中外成长小说等进行了思考。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

化,逐渐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并对旧有的文学研究带来很大挑战,原先孤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日益被打破。世界文学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文学研究者改变原先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就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来说,采用异文化的“他者”视角十分必要。

“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应的概念,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我”),世界上其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他者”。“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具有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者”是“非我”,是异己,是“自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事物都无法独自存在,都处在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因而,如果没有一个“他者”,一个异己的存在,就很难真正认清“自我”。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异文化的“他者”之于“自我”的参照认知作用,又非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单纯的比较,它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要求研究者同时从两者着手,进行分析、对比、求同辨异,以发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发展、流变的规律性问题。“他者”与“自我”既是相对的,又是平等的,是可以互为主体、互为“他者”的。在本书中,“他者”是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一个参照系,一个外在的比较视角。

一、他者的视角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时期小说“他者”研究视角提出的背景,即全球化浪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一般是指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信息交流的网络化,三者将世界各地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由经济到政治、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20 世纪下半期,全球化进程由经济—技术层面向文化—精神层面的迈进,催

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格局——世界文学格局^①，并给文学研究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文学研究的主体而言，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研究者对主体自限的超越。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主体一般是本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也就是自然文化主体。例如，研究中国文学的一般是中国文化的传人，他们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本民族所特有的，很少借鉴和使用外来的方法。由于缺乏参照系，文学研究主体一味将自我作为中心，很容易导致对于本民族的内倾和对异族文学的误读，这种情形就是主体自限。进入 20 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心理定势逐渐被打破，特别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比较文学，以超越主体自限为目标，力求用自己与他人两种视角的协调来从事文学研究。20 世纪，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提出“互为主体”的原则，认为突破自我封闭与老化的唯一途径是“沟通”，即寻找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也就是“他者的”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将“他者”作为突破原有体系的资源和刺激。俄国学者巴赫金强调“他者”视野，认为“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者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② 他们的思想为文学研究主体进行自我超越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文学研究主体形成比较思维的新观念，大大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整体研究。

① 世界文学格局主要指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交往、碰撞，进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使原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学由隔膜、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

② 刘宁：《巴赫金论文两篇》，《世界文学》1999 年第 5 期。

其二,从文学研究的客体,即文学研究对象来说,全球化的影响使旧的、孤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代表作《媒介就是信息》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现代电子媒介的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整个世界几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地球村”意识打破了民族文学之间的壁垒,把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纳入了人类文化的整体之中,并且其各自都面临着在这一整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归宿问题。在众多他种文学面前,一国的文学研究者不可能无视“他者”的存在而专注于本民族文学,多元文化的视野,多种参照系的存在,使他不自觉地采取比较的眼光,将他民族的文学作为反观本民族文学的一面镜子,这就是对文学研究中“他者”的寻求。人们认识到,在多元文化时代,对于本民族文学的认识,不仅需要有一个“自我”的内在视角,还需要一个“他者”的外在视角,在他种文化的参照下更加深入地认识自身。有时候,自己长期不察的东西,经“他人”的提醒,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他者视角的创新性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他者”视角的创新性。

人类一直希望能够跳出自我,从外在于自我的角度来观察自身。18 世纪的英国诗人彭斯就渴望“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①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外在于自我的视角呢? 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有一个参照系,也就是一个

^① [英] 罗伯特·彭斯:《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6 页。

“他者”。

要认识一事物、现象一般来说有两种主要方法,或者说有两个主要视角: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所谓内在视角就是不参照外物,从一事物内部去认识自身。比如,目前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大多采取的是内在视角。研究余华,注重的是他作品中苦难、暴力的民族性、内在性;分析残雪,大多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认为她作品中对丑与恶的独特展示是对“文革”的曲折反映;探讨新写实小说,也大多从当时的文坛状况、经济转型的社会背景入手,做一种内向的探究……这种内在视角的好处是可以排除外在事物的干扰,在清澈纯净的自我意识审视下,洞悉自身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但这种认识方式也有其缺陷。由于受自身经验的限制,对自身经验之外的东西,往往难以进行准确的判断。人们对这种局限性也早有所认识,老子就说过“自见者不明”;苏轼在《题西林壁》中也写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富含哲理的诗句。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一事物,人们还需要一种外在视点,借助一个外在参照物来反观这一事物,把外在参照物当作一面镜子,反照出自身的特点。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现象都具有了更加复杂、多维的特征,外在参照系的引入就显得越发必要。拿中国新时期小说来说,其生成、发展融进了大量的世界性因素,因而,单纯的内视点研究已不能够揭示其多维内涵,况且新时期小说的内视点研究,目前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要想进一步超越已非易事。在如此“研究语镜”下,与其一味殚精竭虑地向内视点研究掘进,不如采取另一种文化的视角,借助文学研究中的“他者”,发现从内部难以发现的东西,丰富、深化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精辟的见解。例如,美籍巴勒斯坦学者E·萨义德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

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① 我国作家王蒙对此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在了解别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状况、文化发展以后,回过头来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或者来研究我们本民族,就会发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很多我们所缺少的东西。”^② 王蒙虽然谈的是创作经验,但与我们所论述的借助“他者”,有助于发现和把握本民族文学的特色这一点来说,在道理上是相通的、一致的。

任何研究都包含着对研究对象质的探求,探求的方式从古典到现代又是发展变化的。古典的探求方式表现为对本质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对公理、定理、公式的追求,一旦找到了它,就找到了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共同的认识,从西方到东方莫不如此,柏拉图的理式,基督教的上帝,黑格尔的理念;中国的儒、道、释,追求的都是永恒真理。而现代科学认为,人之所以从事物中找到公理、定理、公式,一方面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于人寻找的方式。事物显现为怎样一种性质,与人寻找的方式密切相关,用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怎样提问,自然就怎样回答。按照从爱因斯坦到德里达这些现代思想家所共同表现出来的精神来看,事物并不存在一个最后的本质,事物显现为怎样一个面貌,在于把它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在于从什么样的语境去观察。一部作品显现为什么特征,同样也在于把它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从作者的生平和个性来看,作品显现出一种特征;把作品放在同一类作品中,作品又显现为另一种特征;以异质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它时,又显现出与前两种特征不同的新特征……事物的性质

① E·萨义德:《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②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参照系决定的,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规律,这一规律为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新时期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新时期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新的参照系的引入,会使它在原有参照系中没有显现的特质显现出来,从而深化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三、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下面,我们结合具体例子,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他者”,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小说受外来影响比较大,而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中,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创作的复杂性、流派归属的多元性(既是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又被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文学、超现实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视为鼻祖),对中国新时期不同类型的作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作家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之后,发出“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叹,宗璞提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①;残雪很多年来一直在解读、研究卡夫卡,并撰写了一部解读卡夫卡的专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②;余华坦言“卡夫卡解放了我”^③……许多新时期作家觉得如果不知道卡夫卡,简直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作家。卡夫卡成了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他者”,而从这一

① 宗璞:《独创性作家的魅力》,《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② 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他者”视角来反观中国新时期小说,不仅从一个侧面还原了新时期小说发展演变的本来面貌,而且能透视异质文学的中国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性问题,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好地“拿来”外来文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异质文学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

卡夫卡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大师。卡夫卡的创作像一个多棱的晶体,其变形手法、荒诞意识、先锋气质、异化描写、弱者史诗、对现代人困惑与苦难的灵魂剖析等等,构建出五光十色的棱面,而新时期作家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指向和接受程度。就受卡夫卡影响较大的宗璞、残雪、余华来说,卡夫卡对宗璞触动最大的是变形手法的运用。宗璞的作品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谱写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的悲欢离合,但她的《我是谁》、《蜗居》和《泥沼中的头颅》却是中国新时期之初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发表后在文坛上激起过层层涟漪。许多读者从《我是谁》中看到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子,一些评论家也指出宗璞的《我是谁》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有渊源关系。对此,宗璞并不否认,甚至还专门提及。^①卡夫卡对宗璞启发最大的是变形艺术,如果说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中有卡夫卡的影子的话,那么,这个影子的核心便是变形艺术。

卡夫卡是现代西方变形艺术的前驱者,他的《变形记》几乎成了变形艺术的代名词。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宗璞在她那三篇具有现代意味的小说里,也都运用了变形手法。《我是谁》中的主人公韦弥在巨

① 宗璞:《独创性作家的魅力》,《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大的打击面前迷失了自我的本质,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本是爱国的知识分子,献身科研的楷模,却被打成牛鬼蛇神、杀人犯、大毒虫,甚至在恍惚中真的变成虫子,“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向前爬行”。《蜗居》描写一个孤独凄凉的“我”,历尽人间、地狱和天堂三界,寻找那“不知是否存在过的家”。他看到,在人间的厅堂里,拥挤着背着蜗壳,壳上伸出触角的畸形人;天堂里奉命捉拿蜗牛的人在座位旁也无一例外地放着一个蜗壳;而在地狱里,一队无头人“各把自己的头颅举得高高……”《泥沼中的头颅》描写一个泥浆旋涡中沉浮的头颅,为了寻找一把能改变泥糊状态、使人清醒的钥匙,不惜在泥浆中化掉自己的四肢和躯干。

残雪把卡夫卡的全部创作解读成对现代人超验的灵魂探索,她对卡夫卡有着独到的理解,认为在中国,没有人读懂了他,“全都是误读,曲解成是反抗、抨击什么官僚机构、法西斯等等”。^①

她把卡夫卡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抛开其出身、家庭、经历、性格、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用自己敏感的艺术心灵去接近、把握他的艺术灵魂,把他的艺术世界解读成一个超验的灵魂世界。我们不妨把这种解读看作残雪对卡夫卡的创造性“悟读”,因为卡夫卡的创作并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创作是内心情感的外化,是对现实生活的升华,他笔下的灵魂世界与经验世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而残雪却抛开这一切,解读成纯粹灵魂领域里的事情。不过这种解读让我们领略到独特的人生风景,是残雪根据自己的文学范型、心理模式对卡夫卡作品的再创造,她自己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评的是别人的创作,讲的是关于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②

① 残雪、唐朝晖:《灵魂探险》,《当代小说》2000年第10期。

② 残雪:《残雪散文·自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